



卑鄙勾当的大本营

北京出版社

卑鄙勾当的大本营

王宜光 选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卑鄙勾当的大本营

王 宜 光选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长安街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2 10/16·字数55,000

1956年10月第1版 195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0册

统一书号: 10071·45 定价: (6)0.23元

目 录

禁止，禁止，关起来·····	德·薩斯拉夫斯基 (1)
卑鄙勾当的大本营·····	苏联“文学报”选辑 (6)
代—西尔瓦夫妇的“罪行”·····	格·牟基瓦尼 (10)
美国吊昇特务的新把戏·····	克·謝尔格耶夫 (14)
美国生活方式·····	苏联“星火”杂志选辑 (16)
美国的出版自由·····	德·薩斯拉夫斯基 (22)
編輯戈尔和参議員麦卡錫·····	姆·維林斯基 (27)
麦卡錫二三事·····	修森·巴特生 (29)
諾蘭演奏会·····	尤·查布雷根 (33)
参議員維利——原子爛感家·····	薇拉·英貝尔 (37)
原子狂將軍格倫瑟·····	瓦·魯克斯 (44)
原子算盤家·····	恩·澤牟斯科夫 (49)
美国政治諷刺笑話·····	弗·安德烈耶夫 (52)
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	苏联“星火”杂志选辑 (55)
魯佛辛的聰明兒·····	格·古里亞 (60)
黑皮膚人的厄运·····	恩·包罗丁 (65)
菲利浦斯的早餐·····	鮑·拉斯金 (67)
問題很簡單·····	波蘭人民論壇报 (71)
战争与罪惡·····	迭福·麦克生 (73)
向导員的錯誤·····	鮑·布里瓦洛夫 (76)

禁止，禁止，关起来！

（二十世紀的青蛙們审判阿里斯多芬）

〔苏联〕德·薩斯拉夫斯基

世界和平理事会決定在世界各文明國家紀念阿里斯多芬的消息，引起了華盛頓反動集團的疑慮和恐懼。胡佛（暗探局）和麥卡錫的黑名單中沒有阿里斯多芬這個名字，於是他們就召開一次高級會議。原子將軍們、著名的流氓參議員們以及善于拍馬的學者們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下面一段對話是我們從那次會議的記錄里摘錄出來的。
將軍和參議員們發問，學者們答復。

問：阿里斯多芬是誰？他是怎樣一個人？

答：希臘人，一位劇作家。

問：我們知道他是希臘人，但是他是怎樣一個人？他住在希臘呢，還是流亡在國外？

答：他是古代希臘人，已經二千四百歲了。

問：啊呀，這樣老了！那麼和平理事會為什麼要把他搬出來呢？他是共產黨嗎？

答：嚴格說起來，他不是共產黨，他曾嘲笑過古代那些鼓吹財產公有的烏托邦主義者。

問：這倒很好。可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為什麼大捧阿里斯多芬呢？他寫了什麼作品呢？

答：他是一個諷刺作家，寫過許多諷刺喜劇。

問：滑稽戲嗎？這有什麼不好呀。可是，共產黨又說我們的滑稽戲是低級趣味的東西，這是怎麼回事？

答：敬爱的先生們，喜剧和滑稽戏是有些差別的。

問：有什么差別呢？請說詳細点。

答：我們的滑稽戏是描写凶杀和强盜的故事，而阿里斯多芬的喜剧是嘲笑爱拉达的某些人和某些社会現象。

問：这又是怎么回事？爱拉达在什么地方？

答：敬爱的参議員們，爱拉达就是古代希臘。

問：注意，教授，請你不要混淆听聞，使我們墜入五里霧中。希臘就是希臘，爱拉达就是爱拉达。阿里斯多芬嘲笑过什么人，为什么要嘲笑他們？

答：他为了种种原因嘲笑过許許多多的人。例如他嘲笑过挑撥战争的那些人。阿里斯多芬在他的喜剧“阿哈尔宁”里采用一种好笑的方式把拉馬哈將軍描写成一个吹牛大王和莽汉。

問：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他怎么描写那个將軍呢？

答：拉馬哈在一个农民第考波尔面前喊道：“救什么人呢？杀什么人呢？往哪里逃呢？”那个农民指明道：“啊哈！这是拉馬哈胜利进军呀！”这是对那些叫囂战争的將軍們一种嘲笑。

問：这个阿里斯多芬会不会暗指像麦克阿瑟或雷德福这种一些声名显赫的將軍們呢？

答：我們荣幸地向这次隆重的會議提出报告，这个剧本差不多是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写的。但是，当然，如果你們認為恰当的話，那也可以算是一种暗示。

問：我們認為恰当！我們認為不恰当，但是这总会弄清楚的。这一个微不足道的下流作家还写过些什么东西？他是否到过苏俄呢？

答：我們敢肯定地說，他不可能到苏俄去。在將近二千

五百年以前……

問：那么他那种思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們怀疑你們在袒护一个希臘坏蛋。

答：請你們放心，先生們，我們不会袒护他。不过，到目前为止，科学研究还不能完全确定阿里斯多芬当时到过或者根本没有到过現在俄国所占的那塊地方。

問：你們的科学研究的結果总是莫明其妙。显然，阿里斯多芬到过俄国。我們就这样記錄下来。这一个老牌共产党还写过些什么不成体統的文章嗎？

答：他写过商人們挑起的貝洛玻奈斯惨敗的战争，战争使国家遭受到經濟危机。

問：老調子——紅色宣傳！他触犯过独占資本組織嗎？

答：当时还没有独占資本組織。但是，阿里斯多芬写过一本反战喜剧“和平”：

“武器工人：啊呀呀！槍机呀！你害了我一輩子！

甲冑工人：这么好的甲冑对于我有什么用处呢？

盔甲工人：魔鬼！害得我体無完膚！

槍矛工人：啊呀，商人們戴上盔甲，我們送掉性命！”

問：这里談的是盔甲、槍矛、甲冑工人們的事情，可是关于制造原子武器的工人，阿里斯多芬談了些什么呢？

答：阿里斯多芬根本没有談到制造原子武器的工人。科学研究还没有發現爱拉达有制造原子武器的工人。不过，如果当时当地有制造原子武器工人的話，他們也会叫苦連天的。

問：事实很明显，阿里斯多芬是共产党。他反对战争。可是他对待軍政要人、參議員和部長、作家和政論家（他們認為战争是文明及美国神聖教会的慈善事業的成果）的态度怎么样呢？

答：但願出席諸公不要對我們要求得太嚴格了，要知道當時美洲還沒有發現呢。這是歷史事實。

問：既然當時美洲還沒有發現，那麼世界怎麼會存在呢？要知道當時已經有美洲了。

答：當然，美洲是存在的。

問：對，美洲是存在的。既然有美洲，那麼就是說有宇宙。阿里斯多芬對維護社會秩序及主持立法的官員們的態度怎樣呢？

答：他非常鄙視這些官員們。他嘲笑他們，說他們欺壓人民，說他們實行對本身有利的民主。他也曾侮辱我們這些為富翁服務的有學問的人們。

問：真有意思！阿里斯多芬怎麼描寫你們這些美國大學教授呢？

答：不是美國的，而是古代希臘的……

問：反正是一樣。

答：阿里斯多芬在喜劇“云”里边用諷刺口吻把我們叫作“聖人”：

“這裡有一些聖人……

誰把錢送給他們，

他們就教唆誰在法庭上

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阿里斯多芬把我們叫作“冒充聖賢的先驅者”，這是他對我們最最無禮的一點。由於他攻擊當時的參議員和部長諸公，他吃了官司……

問：把他殺掉了嗎？

答：不，可惜，沒有把他處死。這個案件沒有了結。

問：我們來了結這個案件！當時名人和富翁們的上流社

会怎么样对待他呢？

答：阿里斯多芬既然嘲笑那种社会，还会怎样对待他！他在喜剧“群蛙”里把要人们描写成青蛙，只会在池子里叫喊：科阿克斯，科阿克斯，布里克克克斯！

問：这是什么意思呢？

答：这是古代蛙語，意思是：禁止，禁止，把他关起来！

問：这是很好的語言。那么，我們怎么处理阿里斯多芬呢？

大家同声回答：科阿克斯，科阿克斯，布里克克克斯！

問：可是紀念阿里斯多芬誕辰的那些美国人該怎么办呢？

大家同声回答：科阿克斯，科阿克斯，布里克克克斯！

問：怎么处理阿里斯多芬的作品呢？

大家同声回答：科阿克斯，科阿克斯，布里克克克斯！

华盛顿反动集团就这么样来紀念这位不朽的諷刺作家誕生二千四百周年。

（譯自1955年第8期苏联“鱈魚”杂志）

卑鄙勾当的大本营

苏联“文学报”选輯

美国宣傳机关之一的“星期六晚邮报”，在一九五四年年底刊載过美国記者李加德哈尔克奈斯合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于美国情报机关的活动大事“辯白”和贊揚。文章的标题虽然叫做“中央情报局的神秘活动”，而对間諜破坏中心站的机密却避而不談。不过关于美国情报机关惡毒陰險的手段，文章中还是透露了不少有趣的、不打自招的口供。下面是我們从李加德和哈尔克奈斯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几段。

……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不是設在华盛顿宪法大街上从白宮到加比多里山这一段那三座引人注目的现代希臘式的大厦里边。它座落的地点，可以供好萊塢选取镜头拍一部熱門間諜片。总办公厅是一座紅磚大厦，座落在法希波頓区的边缘上。啤酒厂西边坡多馬克河濱，神奇城堡的尖頂高聳入云。旁边一个溜冰場上播送着爵士音乐。东边的風景被国务院一排破旧的房舍遮住了，而北面一家倒閉的煤气厂烏黑的烟囱，向周圍貧民窟上投下一种神秘的陰影。

以前，中央情报局的門口挂着一塊“国务院出版部”的牌子，以資掩护。但是，自从杜勒斯發現华盛顿电话簿上載有：“中央情报局，东大街2430号，負責人电话 号码3·6115”并且听說，华盛顿的导游員常常停下汽車对游客們說“看，这就是一所間諜机关”以后，他就命令在門口釘上一塊小牌子：

“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室，占有华盛顿三十多座大厦。全国二十五个分局晝夜不停地工作，并且撥出大宗經費在全世界各地建立秘密分支機構，这些機構从事于刺探、收买和窃取紅色国家战争潜力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工作人員总共約有一万名。他們的性別、职务、工資、甚至于姓名从来不列入政府公布的財政支出的文件上。杜勒斯拒絕發表有关情报局人員和預算的內幕詳情，但是假定它有一万名工作人員的話，那就比国务院的職員总数还多一倍半。

中央情报局不願抛头露面，因为它不能够那样作。它的工作人員和經費是用在人所共知的所謂暗杀事業上去的……

亿万美元的“暗中活动”費，是在各部根据預算局送請国会批准的普通撥款形式的掩护下支付的。当国会进行表决的时候，只有少数議員确切知道他們是在核定中央情报局的經費……

情报局經常物色那些願意从事間諜活动作为自己終身職業的訓練有素而且博学多能的人才。它也吸收文学界、科学界、实業界、工会运动、农業界中的出名人物，以便利用他們的專門技能作掩护去执行某項任务。

中央情报局还在国内各大專校招收基本干部……現今在美国八十多所高等学校中，教師們，从前諜报机关和战时战略服务处的軍官們，都把低年級大学生当作中央情报局的潜在的人才看待……

中央情报局的特种学校的課程表上列有六十种外国語言。大多数學員必須學習俄語，这是对一个間諜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學員一連好几个鐘头坐在專設的小房間里听录音

課。經過六個到八個星期的緊張訓練，學員就可以閱讀“真理報”和“消息報”了。其他課程也採取速成的方式，學員們同時練習編寫情報。

……為研究工作，即為“白色恐怖”工作培養新人才，是中央情報局間諜訓練的第二步工作。新手可能固定在外國經濟特別班學習，研究國際法或者接受科學訓練，使他們能夠口述俄文技術雜誌的內容，或者寫作有關世界各個地理區域的文章。

每一個男人或女人，在訓練成情報機關的間諜時，必須真正變成另外一個人。準備派到某一個國家去做實際工作的人，都要偽造他們的傳記，給他們取一個新名字，改換他們的籍貫，使他們具有新的文化程度——全部適合那個國家的情況——並且還有新的親屬（隨身帶着他們的照片）。受過訓練的學員必須背熟自己的傳記，記住最細微的情節，要正確無誤地反復背誦，就是半夜里突然驚醒也不會說錯……

在秘密工作中，就像服裝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對於間諜來說，也是一個有關生死的問題。如果你裝扮一個歐洲人，腳上卻穿了一雙美國紅色短襪，就等於宣布自己的死刑。美國男子上衣的鈕扣，普通是用平行的針腳釘的，而歐洲裁縫釘鈕扣的時候，用的是交叉針腳。中央情報局訓練自己的間諜熟悉日常生活中一切細節：怎樣往索非亞寄信，怎樣乘普通火車到東柏林去，怎樣訂購奧地利境內俄國人地區的工人們所喜愛的那種啤酒。任何一個間諜，只有在他的身份證看起來像是真的一樣的情況下，他才可能避免暴露身份，所以製造“身份證”是中央情報局諜報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門……它善於偽造身份證、遷移證、工人通行證或購糧證……

但是對於一個間諜來說，能夠在鐵幕後面自由行動還不

修。一个实际工作人员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有办法把情报转到附近的中央情报局的“邮电站”，最后转到中央总局去。中央情报局在间谍技术上运用一切手段，其中包括有显微照相机、特种墨水……

（节译自1955年第46期苏联“文学报”）

代一西尔瓦夫妇的“罪行”

〔苏联〕格·牟基瓦尼

这天科倫坡机場上警衛森严，一架美国客机准备起飞。飞机行經的路綫是：印度、意大利、法国，它要繞半个地球，以表示是从出产歌女和馬戏团的国家飞到美国去。但是飞机跟前不像通常那样忙乱，沒人送客。只有几个穿便衣的美国青年陰森惡狠地巡視四周。他們的態度表示出严禁任何人到飞机跟前去。

这架飞机玩的是什麼把戏？在第一个中途站孟买仍然秘而不宣。赶快加了油就立刻离开印度的天空。

这架神秘的飞机上坐的是什麼人呢？这个謎到了意大利羅馬的机場才揭破了。原来飞机上坐着一位少妇，名叫蘿黛·米勒，代一西尔瓦，是从錫蘭綁架来的，要把她押送到美国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給她派一架專机飞行一万二千英里远的路程呢？或許这个神秘的乘客是哪位聞名的亿万富翁的女兒被强盜綁票来的吧？

但是，三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当飞机降落在美国爱德雷尔德飞机场上的时候，她沒穿大衣，只穿一套單薄的衣衫，只有在錫蘭热带气候才适合穿的服裝，而押送她的那几个美国人却穿着冬季厚呢衣。看来，那帮强盜根本不考虑少妇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可是更令人費解的是代一西尔瓦太太下了飞机，当即被釋放了。

干这种綁架代一西尔瓦太太勾当的不是別人，正是美国

駐錫蘭大使菲利浦·克勞烏。去年三月十六日克勞烏簽發了一張護照，寫上蘿黛·米勒的名字。護照上規定她必須在五天内飛到美國。這位大使的“人道精神和關懷態度”真是體貼入微，因為他事先沒通知她也不會征詢她的意見就把一切出國手續辦妥了。蘿黛·米勒根本沒有想到會把她押回美國。她絕對不打算到美國去，她平平安安住在高科倫坡城七十五英里的肯基。

簽發護照，是克勞烏一手導演的這幕丑劇的初步行動。第二步是次日早晨所發生的事。克勞烏事先獲得當地政府幫忙，當蘿黛的丈夫約瑟弗·代一西爾瓦不在的時候，兩個美國特務帶來了十名警察闖進她家，把她拖出來，強迫坐上吉普車開到科倫坡機場去。這一幕丑劇的結局讀者們根據上述已經知道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美國要人為什麼特別注意到蘿黛·米勒·代一西爾瓦呢？蘿黛·米勒是個女記者，她是美國人。她的丈夫約瑟弗·代一西爾瓦是一個錫蘭新聞記者。這對青年夫婦知道在現代美國無法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因為一方面代一西爾瓦不是白種權貴，而另一方面他們堅持民主立場，於是西爾瓦夫婦就遷到錫蘭來了。但是即使住在錫蘭，離開美國有一萬二千英里遠的路程，他們仍然逃不脫美國特務的跟蹤。

在美國特務看來，代一西爾瓦太太是一名罪犯。只要想一想下面的事實就够明白了：她在錫蘭報紙上大胆指責過美國的生活方式，激烈反對美帝國主義陰謀侵略亞洲。她寫了一本動人心弦的論述羅森堡夫婦命運的書；羅森堡夫婦被害，激動了全世界先進的人類。

這事甚至把美國人也弄糊塗。因為它沒發生在美國得克

薩斯洲，而是在外國領土。綁架他人妻子，而且經過許多國家和海洋把她押到美國。她在美國算是沒有危險了：反動報紙不會登她的文章，她像其他成千上萬的人一樣，陷於失業和貧困，遭受美國特務的監視。

綁架西爾瓦太太的事件引起錫蘭各界人士的憤慨。錫蘭參議院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參議員奈德生揭發美國大使館和美國特務機關的罪行時聲稱：“劫持代—西爾瓦太太主要原因在於她到錫蘭以後簡直使美國大使館覺得芒刺在背，因為她暴露美國警察橫行霸道最為詳盡。她寫了一本輝煌巨著：‘羅森堡夫婦犯什麼罪？’這位形式上還保留着美國國籍的錫蘭人的太太寫的這本書，使美國駐錫蘭大使館覺得有些不自在。”

所有上述事實，代—西爾瓦太太在致美國總統那份憤慨填膺的抗議書里寫得很清楚，抗議書發表在美國“國民前衛”周刊上。蘿黛·代—西爾瓦說：“他們曾威脅利誘我出賣朋友，只要我肯和他們‘合作’，他們就‘幫我一切忙’。”美國龐大的特務機關每年消耗億美元，派遣成千上萬的間諜潛入全世界各個角落，他們對愛好和平的人民進行破壞，他們公開厚顏無恥地用盡一切方法到處收買奸細。

蘿黛·代—西爾瓦所遭遇的悲慘事件，活畫出美國外交機關和特務機關的嘴臉。不久以前，另外一個美國記者約翰·鮑威爾從中國回到紐約以後，美國特務機關曾以高價收買他供給軍事情報。

這樣看來，每一個人都應該作一名秘密間諜，這就是美國“官方要人”所干的勾當。如果誰拒絕干間諜工作，他們就認為是一種“罪行”。

蘿黛·代—西爾瓦反對狂暴的迫害的抗議書在“國民前

衛”周刊上發表以後，引起廣泛的反響。但是美國官方則置若罔聞。普通美國人民看了報紙以後，對受害人深表同情，他們就問編輯部道：“代一西爾瓦太太將來的命運會怎麼樣？”而美國官方卻噤若寒蟬。

去年年底，“國民前衛”周刊又發表蘿黛·米勒·代一西爾瓦一封信，她寫道：“無論是總統也好，或者是國會議員和參議員（我曾把抗議書副本分寄給他們幾十個人）也好，都沒有答復我，甚至他們不承認收到我的抗議書。顯然，他們干脆否認有那麼回事……”這樣一來，依然如故，蘿黛·代一西爾瓦仍舊不能和她丈夫團聚。

……當那架神秘的飛機從錫蘭機場起飛的時候，押送蘿黛·代一西爾瓦的那幾個美國特務喜歡得高聲狂笑。這種捧笑不僅表現出他們的態度，而且也表現出了金元國內蹂躪民主自由的他們主子們的態度。

（譯自1955年第4期蘇聯“文學報”）